

张天翼 讽世喜剧小说

在城市里 华威先生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在城市里 (1)

华威先生 (291)

 华威先生 (293)

 友 谊 (302)

在城市里



这艘拖船给小火轮龙翔号拖着靠了码头，丁寿松就给吵醒了。

右手一直抓住在他旁边那个包袱，连那黑油油的长指甲都陷了进去。包裹布看来很有点年纪——灰里带黄，谁也看不出它出世的时候原来是什么颜色。上面捆着一道红带子，深深地嵌成一道槽，好象一个胖子给紧紧地勒着腰。

它主人可很瘦，那件长衫仿佛挂在衣架上一样。他腮巴凹进得很深，叫人疑心他是在使劲吸着什么东西。

他打个呵欠，咂咂嘴，把同舱的人扫了一眼。然后把视线盯到了船板上，出神地想着什么。稀稀朗朗的眉毛往上伸了一下，嘴角轻轻抽动着——爱笑不爱笑的。末了他嘘了一口气，于是把扁平的脑袋伸出窗子去看一看。

外面的阳光陡然往他脸上一拍——右眼给刺得直眯着，下眼皮还颤动了一会。左眼可干脆闭着，似乎周围的肌肉有点嫌多，挤得它睁不开。

瞧着岸上那些焦急的脸子，瞧着那些人抢着踏上跳板往船里直冲，叫船上的都到了自己那种安稳不过的地位——幸喜自己占了先。有些还在船舱里拍着手打哈哈，指指那个给挤得落了后的女人，指指这个蛮牛样冲着的男子汉，谈论了几句又大笑起来。仿佛他们自己一辈子都不会，来这一手的。

丁寿松也微笑着。他装做格外闲散的样子——居高临下地看

着热闹。有时候对那笑着的几位会意地看一眼。

那些人好象要在他姓丁的跟前特别讨好，挤得更加起劲了些。个个人都用手推着前面的脊背，向同伴招呼着：叫人觉得这地方出了什么大祸害——迟点儿就逃不了命。

等到上船的人渐渐多了，丁寿松这才对谁装鬼脸似的眨眨右眼，缩进了脑袋。右手把包袱挪过来一下，让它紧贴住了自己的屁股。一面用提防着什么的眼色打量着挤进舱来的人。

那多半是些粗家伙，是些泥腿子。他们身上还蒸发出一股汗味儿。

他忍不住把下唇窝了起来，成了一把汤匙，仿佛要把嘴里那些残余的梦涎兜住了不叫漏掉它。为了怕有个把粗人坐到他身边，或者竟请他拿开包袱拨出个空座来，他于是又闭上眼睛。

窗口飘进了一阵风。一些黑屑给卷了进来，就简直是些活东西——不轻不重地往人身上扑，跟手还带弹性地跳了跳。于是一阵什么野花香气也漏进了窗子，还混着大粪味儿。船身轻轻地荡着：底下河面上暗暗发出那种低沉的叫声，听去觉得它是在对谁诉苦。

各色各样的人还在往舱里拥。夹在中间的一位戴瓜皮帽的先生——烦躁地皱着眉，拿肩膀撞开别人的肩膀，脚踹着别人的脚——让身子挤到前面来。他那只圆泡泡的鼻子发了红，大声叱斥着——挤什么呀，混蛋！把旁边一个乡下人一推，自己又逼进了一步。

丁寿松睁开了右眼。他旁边这空地方反正要给别人坐去的，他就选上了这位戴瓜皮帽的先生。他揪揪那位的马褂袖子，一面把包袱移到自己腿上。

那个嘴里一直嘟哝着，用着些挺文明的字眼骂了开去。并且还横了码头上的巡警一眼：他怪那些吃公家饭的连秩序都维持不

了。然后又恶狠狠地瞧着那些落在他后面的人。

可是到处都滚着乱糟糟的叫声。那些客人一挤到跳板尽头，就很重很起劲地往船里一跳。好象他们已经第一步踏上了一个安安稳稳的太平世界——表示着一种了不起的决心，表示着一种得了救样的快活似的。

丁寿松连左眼也张开了一小半——动手打量来到身边的这位先生。脊背可紧紧贴着后面：那甸甸的响声震得他挺舒服，竟有在剃头店里给捶着背的那种派头。

他到底是个什么脚色呢，这位先生？整船的人——怕只有这一位先生跟他丁寿松谈得来。

现在上船来的都已经坐定了。有几个只能拿尾骶骨贴着座位，摆出副蹲坑的姿势来撑住自己的身体。这儿那儿都在咕噜着，象是给挤压出来的声音。

于是这位先生把屁股往右边推动了一下——叫自己别尽挤着丁寿松。接着取掉了瓜皮帽，让他那秃脑顶来冒热气。

丁寿松也往左边耸过去些，并且在屁股上用着劲，不让别的人来动摇他俩的防线。他眼睛生了根地盯着那只发红的鼻子，还在嘴角上挂着微笑——等那位坐稳的先生掠过视线来。

到底——那位先生来招呼了他。好象知道天数派定他俩会做朋友的，很自然地对他点点头。

“你这位先生——也是上城里去的吧？”

丁寿松赶紧把后脑离开了板壁，笑着皱皱眉毛。他早就打算要说一大篇话了：

“是的嘎，唉。人家硬要找我，真是的！我——我——敝姓是丁。尊姓呢？”

“何。”

这个就挺内行地问：

“何？人可何啊？”

接着用食指在包袱上写着；下唇往外兜着，好象要不这样——就记不住似的。

有几张脸抬起来看着他，大概他们都想要知道他是个什么来头。他决计要跟这姓何的谈谈。为了要表示自己的身份，并且要来得客气，他就叫别人“仁兄”。

“你这位仁兄也是到城里？——在哪块发财的？”

别人张一张嘴还没吐出声音，他又摇摇脑袋了，吸足一肺的气谈了起来：

“我呢——我是不愿意上城里去的。公家饭实在不容易吃，我不瞒你说。人家谈起来：哦，做官哩。其实啊——没得玩头，唉。……有什么法子呢，不看鱼情看水情，唐老二硬要去找我去嘛……唐老二你晓得的吧，柳镇唐家的？”

这里他扫了所有的人一眼，把个脖子撑得挺直，眼睛里发着光。

“唐启昆么？”那位仁兄注意地瞧着他，掏出了一支纸烟也没去点火。“他跟你是——？”

等丁寿松开了口，何先生才擦燃了火柴。那支烟给揉得皱着弯着，歪头扭脑的活象一条蚯蚓。可是他用很快的手脚点着了，赶紧就把火柴梗一扔，仿佛这些事都要瞒着别人干的。

丁寿松可在溜着嗓子直嚷，眉毛几乎打眼睛上飞了开去：

“是啊是啊，唐启昆。他是我们亲戚。我看他们唐家里是——‘启’字辈里就只出了个二少爷。‘好儿不在多，一个抵十个。’人家说起来：我家姑老爷死得早，可惜哩。其实……”

“你家姑老爷？”

“是啊。哪，就是那个哪——唐大少爷，你总晓得的吧？嗨，大少奶奶就是我们丁家的。……”

他似乎听见有人在咕里咕噜，显然是谈着一位什么大人物。那几张酱油色的脸子在对面晃动着，偷偷地看着他。

于是他闭了会儿嘴，把狭长的脸子仰起点儿。

那位何先生好象要凑趣似的，一步紧一步地要把丁寿松的来头盘出来：

“那么你这位先生是……丁仲骝是你的——？”

“平辈，平辈，”丁寿松等不及地赶快接嘴。“我们是堂房兄弟，我们是——嗯，嫡堂的。唐二少爷比我小一辈，总是‘松大叔，松大叔’的恭恭敬敬叫我。我叫做寿松——木傍松字。我呢……”

听的人可移开了视线——盯着前面出了会神。然后使劲抽了两口烟，把烟头火捻熄，用种挺谨慎小心的劲儿藏到大衣袋里。

丁寿松睁大了右眼——巴巴地看着对方。嘴巴张开了一半，下唇水绿绿的，一掀一掀地在动着：显见得那一肚子话是实在关不住的。

毕竟那位何先生转过脸来了。他问到了丁仲骝近来怎样，问到了丁仲骝的两个儿子。看来丁家的事他很明白，很关切。可是脸上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，只瞧见他眼睛在闪着。

丁寿松几乎站起来。手在包袱上一敲，大声叫：

“哪里！哪里！丁仲骝哪里有两个儿子！……呃，他只有一个！真的，一个！”

于是庄严地看着对手，准备着一场激烈的争论。一面仰起了脸子，把满舱的人都扫了一眼，似乎要找个把脚色来帮他卫护这个真理。

一会儿他又心平气和地说下去：

“哪，我告诉你嘎：儿子倒真的是有两个，不错哩。其实大的那个——早已八百年就过继给大太爷了。他自己光只留下了小

的，他啊——哼，真是的！什么都不懂……”

“就是那个丁文侃啊？”

“喂，你这位仁兄！”丁寿松苦笑着，没办法似地拍拍包袱。“大的才是文侃哩。文侃是过继的那个。小的是文侯——城里的人个个都认得他。嫖呀赌的他行行精，只会花钱。穷人生个富人体，真是没得法子，唉！”

他摇摇头。他怕别人这里会打断他，就又赶紧接了下去——有条有理地叙述起丁文侯的事来。脑袋往何先生那边凑着，苦着一张脸，压着个嗓子，仿佛在报告什么秘密。声音仍旧很大，连舱门外的人都听得见。

那一位在鼻孔里“唔”着。耳朵给震得有点难受直眨着眼睛。有时候要插句把问话：

“真奇怪，文侃有钱给他去嫖么？”

“文侃给他钱？——文侃哪里来的钱！我们这位文侯少爷呀——唉，真是的！偷呀抢的他都来，不瞒你说。”

接着丁寿松用种挺严肃的脸嘴声明着：并不是他欢喜把丁家的丑事传扬开去，他只是讨厌这个败家子。这里他苦笑了一下，拿两只手背着急地敲敲包袱。唉，真是。这小伙子已经活到三十六七岁了——可没有一桩事做成的。

原来那位丁文侯也找过唐启昆：想要谋个差使。

唐二少爷当然不睬他。一个正派人是看不起这些家伙的。

“真的，他干得了什么事嘎，干得了什么事嘎！哼，还想做官哩！”

“他那哥哥呢？——丁文侃不管他么？”何先生搔搔头皮问。

这回他没答腔。只把下唇窝了起来，左眼轻蔑地看着。

忽然舱外起了吵声，水手们奔上奔下地忙着。跟手龙翔号就发了一声喊，好象对人威吓似的。整个世界给震得颤动了一下，

船舱里的客人都发了一阵麻。

那位何先生往窗子外面瞟了一眼。岸上那些嫩绿色的秧子似乎叫他记起了一些什么，小声儿问：

“仲骝老先生还有一位小姐吧？”

“哦，小凤子啊？是的。这丫头长得倒还不错。他家里出女不出男，两个女儿都好。怕是他家坟山有点那个。”

他睁大了右眼，让左眼珠偷偷地露出点儿亮光——盯着旁边那张圆脸，对风水发了点儿议论。

小火轮给谁捶着那么响了起来，河水也哗哗地叫着。于是又发两声喊，声音直冲到了天上。什么地方起了回声——好象碰着了流云给弹回来的。这艘拖船把身子斜了一下，就看见两边的岸慢慢移动，慢慢打旋了。

窗口上流进了一股凉气，叫客人们都觉得在大热天喝了一碗冷开水的样子。

何先生透了一口长气，戴上瓜皮帽。他眼睛不看着丁寿松：

“他们嫁那位大姑太太——总有一点陪嫁吧？”

“唐家那位大少奶奶啊？”他鼻子皱了皱，把下唇兜出了些。“哼，陪嫁哩，他们看唐家里家私大，死命地要攀亲。哦，好，到婆家三年——就死了男人。命里不招嘛，你有什么法子！陪嫁？——哼，教洋人读三字经——谈不到。”

他看不起地抡了抡眼珠子，拿长指甲在水绿绿的下唇上一扫，向对面毕卜毕卜一弹。屁股往左边移动一下，好让身子整个儿转向何先生这一面。嘴里背熟书似的：

“我们家连那位仲骝二爷啊——不瞒你说，真恼死人。天不管，地不问，什么事都让他大太爷去做手脚。好嘞，做生意哩。我们那大太爷也不想想——自己到底是不是个生意人。店一倒，连祖田也赔了出去。大太爷死的时候——张罗了好一阵子才开得

成吊。唉，你看……如今就只剩下城里那所房子，拿什么做嫁妆，你说？”

闭了会儿嘴，他又谈到他们丁仲骝向唐家里借钱的事。然后伸长了脖子，把话锋完全转到那位唐老二身上。脸子兴奋得有点发红，嘴角上挂着唾沫泡。

可是何先生打断了他：

“呃，你们仲骝老先生——他跟他大房总没分家吧？”

“有什么东西分呢？”丁寿松下巴一翘，摆出副当然这样的脸色。“屁！分哩！吃呀穿的都靠文侃几个辛苦钱，还靠——还靠——”他把歪着的嘴巴凑到了别人耳边，“还靠唐家贴几个。”

说了就看了对手一会儿。他舔舔嘴唇。两手作着势——又打算告诉他唐二少爷的做人。

那个——一个劲儿问着他们丁家。

“我看——你们仲骝二先生如今总留了几个。他家文侃当了秘书长……”

“什么！”丁寿松一跳，大腿上那只包袱几乎摔到了地上。“什么长啊，你说？……喂，没得那回事！没得那回事！他还当什么长哩！哼，你真是！”

“呃，真的，真的。我看了报：的确是丁文侃。丁文侃在个什么部里当了秘书长。”

这么着他们两位先生中间就起了争论。

那位仁兄并没举出什么靠得住的证据来。只冷冷地点着头，用种斩钉截铁的声调，一口咬定他自己的话。看那劲儿，叫人觉得丁文侃这回当了那官儿——就简直是他这位姓何的保荐的。

丁寿松可热烈得肚子里都发烫。他颧骨发了红，嘴唇用力地掀动着，恨不得要把他的对手狠命揍一顿的样子。什么，丁家里的人难道不明白丁家里的事么！文侃那个小子——嗯，又矮又

小，天庭也长不开，下巴也兜不起：这么副相貌会做官？吃过报馆饭那倒是真的：他知道。后来似乎在个什么人家里当教书先生——不过他丁寿松有点记不准了：他这几年一直呆在他家里没出来。可是他当叔叔的——嗯，早就看透了那小伙子是个什么脚色。

他来得太奋激了点儿，就有点管束不住自己那张嘴：

“那小伙子当什么长啊？哼，屁里放屁——没得那回事！”

说到那个唇音字的时候——唾沫星子就往别人脸上一喷。

同舱的客人显见得都站在他这一边。他一开口——大家就对他瞧着，一面瞅瞅那位何先生，似乎要看看那一位还有什么说的。有些泥腿子竟笑起来，不过压着声音，仿佛在那些先生们面前放声打哈哈是不该的。

这里丁寿松就向对方提出个理由来，拿食指使劲顶着那只包袱：

“我问你，我问你：文侃要真的做了官，当了那个长，怎么他不把祖田买回来呢？”

那个吓了一跳似地看着他，愣了好一会儿。

“把祖田买回来？”那张圆脸忽然绷得紧紧的，小声儿问。

丁寿松得意地微笑着，脑袋在空中画着圈子。

“是啊，是啊，”他声音提得很高。“哪，这个样子的，我告诉你：我们家里那个伯骥，那个大太爷——人倒是个好人。他做生意做亏了本，连祖田也卖个精光，他怎么对得起他们仲骢二爷呢，呃，可是啊？他临死时候就跟文侃说过的，他叫文侃一发迹——就把祖田买回来。其实啊——嗯，你瞧着罢！……发迹哩！”

他下唇一突，带着打了胜仗的神情盯着何先生。他看见别人已经给封住了嘴，就趁势逼紧了一步：干脆赌了个咒。

“他要是真的做了官，我这个当叔叔的就在地上爬给你看！”

于是长长地嘘了一口气，拿手抹抹嘴，把脸子转向着窗口。他好象已经做完了一桩大事，放心地吸起那种带腥味儿的空气来。眼睛眯着看着外面，眉毛鼻子都打起皱褶，仿佛他要痛痛快快地打个喷嚏——可又打不出的样子。

河面越走越狭，看来简直会把这艘小火轮夹住。绿灰色的水给龙翔号剪成个楔形，打船头两边卷起两条浪纹，翻着滚着——拍到了岸上。

何先生又关心到丁仲骝家里那位没出嫁的小姐了。何先生问起她的年纪，她的品性。他已经把口里那截烟屁股抽了好一阵，一直到短得烧着了指甲的时候才毅然决然把它扔掉。

那一位的嗓子发了嘎，嘴角里不断飞出白沫来。他好几次要把话锋转到唐老二身上去，好象一个男子汉忍不住要谈到他的相好女人似的。可是他没办法。于是他凭他记得的一点儿——告诉了别人。他最后一次看见他那位侄小姐，她还只十八岁。噫，这孩子长得很嫩，脸子白漂漂的很逗人爱。他并且还把她那种活潑劲儿模糊地描写了几句。仿佛她打那年到现在年纪一直没有长。

末了他正正经经下了个结论：

“说起来真叫人不相信：我们仲骝二爷倒有那么个好丫头。”

“那——那——”何先生显得有点着急的样子，“那你有多少年不见了呢，跟她？”

“哦，唔，这个——噫，怕有十三四年了吧。……我不瞒你说：城里我以后倒去过好几趟，不过我没有去找我们仲骝。说起来是不错，一家人哩。其实啊——唉，真是！我跟他合不来。我倒是跟唐家里要好点个：唐老二把我当亲叔叔看待……”

他笑了一下，又庄严着脸色看大家一眼。

龙翔号象喝采那么吼了一声，叫客人们吓了一跳。这两艘船往前面那座石桥直冲，看来后面似乎有什么追赶着它。河身在这

里成了个牛角尖，浪纹给挤得狂喊着，发气地扑到两岸的草上，打到那些树根上，然后又流苏似的泻回到河里。

有人正在那里担心——怕小火轮钻不过这个桥洞的时候，给闷住的水声可一下子放开了。哗哗哗的声音打船跟前卷开去，一直溜到四面八方，溜到很远很远，好象这两艘船成了全世界的中心。

大家眼面前一亮：他们已经给带到了一个大港口里。有谁得了救那么透了一口气。

姓何的那位仁兄不再开口了，好象刚才已经办完了正经事。眼睛呆呆地瞧着前面的岸——一抹黑色的土上镶着一线绿的。

闷得难受的丁寿松嘘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地咕噜着：

“唔，只有七里。……”

小火轮往南转了个弯。这艘拖船一直是往前冲着的，这里意外地给拨动了一下，身子就往右边一歪，尾巴往左边一甩，看来它很勉强才改了方向。

“唉，”丁寿松摇了摇头。“日子过得真快，我有三年没走这条路了。”

过会儿他又嫌烦似地说：

“真是的！城里怕已经改了样子……”

接着又无缘无故哼了句成语——“江山好改，秉性难移”。

可是何先生把屁股移动一下叫自己坐舒服些，两手筒到袖子里，竟闭上了眼睛。

“哼，这位仁兄一定有毛病，”丁寿松在肚子里说。茫然看看四面，咽下一口唾涎。“快要到了——还打盹哩！”

河面上小船渐渐多了。那些船夫们冲着小火轮嚷着什么，拚命摇着橹——往岸那边避开去。可是龙翔号直往前冲，激起了山丘样的水浪，把那些渔船什么的搅得没有命地晃着荡着。

丁寿松这就爆出了大笑：

“要翻下水了，要翻下水了！哈哈……”

声音空洞得连自己都害怕起来，仿佛全世界就只有他孤零零一个人。

他右边那个还是闭着眼没理会，好象已经看透了他丁寿松的底子——认为他不够朋友似的。别的许多视线可落到了他脸上，似乎他们知道了些什么事情，摆出副瞧不起的神气。

“混蛋嘛！”丁寿松小声儿打了句官腔，偷偷地把眼睛扫他们一转。

怎么，难道有谁认识他么？他侧过脸去看着外面。他记一记他先前说的那些话：他可并没瞎吹。他的确天生的是唐家的亲戚。

外面——一些很熟的景色在对他打招呼。他象看西洋镜似地闭上了左眼，瞧着天慈寺里的宝塔——象辣椒的那个。它身边那些瓦房——黑的白的夹在一起，看去似乎是一碗木耳煮豆腐，还烟扑扑正在冒着热气。

那抹灰黑的城墙也落到了眼底里，叫他想起唐家温嫂子那排牙齿。

忽然他心跳起来。呼吸也不大顺当。连他自己都摸不清这到底是欢喜，还是感到了什么坏兆头。他怕别人看破心事似地瞟了何先生一眼，就拚命想法子镇定自己。他消遣地想：

“温嫂子是个好人。怪不得太太跟二少爷都相信她。”

可是他叹了一口气，他觉得有什么东西给人占去了的样子。

城墙轮廓渐渐分明起来，还瞧得见剥了砖的地方——现出了凸凸凹凹的黄泥。他站起来又坐下去，抓着包袱的两手直发紧。他又希望快点儿到岸，又希望永远走不到。

码头上的鱼腥味儿可飘到鼻子跟前来了。那些嘈嘈杂杂的声

音也听得见了。

船还没有靠好，那位何先生就猛的张开眼睛站了起来，推开了前面的人冲出去。到了舱门口才记起世界上有个丁寿松，回头嚷了一声——

“走呀！”

接着听见他一路骂着：

“该死，挤什么呀！一点秩序没有！”

“虚里虚糟的东西！”丁寿松走在大街上，感到受了什么侮辱地嘟哝着。“哼，他是什么家伙！——睬都不睬人！”

他闻着炒什么的油味儿，咽下一口唾涎。他腿子没了劲儿，挟包袱的左膀子直发酸。嘴唇动着骂着：他现在这么不舒服，这么闷气——仿佛都是那个姓何的害的。

于是他一到了唐公馆，就把脑袋往门房里伸了进去，要把闭久了的嘴唇动几下来舒散舒散似的，一口气说着话：

“老陈，老陈！……你还认不认得我了？……怎么？我是丁寿松哎。……刚刚到。唉，累死我了！……你怎么样？——看你发了福了嘛，哈哈！……呃，呃，说句正经话：呃，二少爷可在家？——烦你通报一声。真的，真的。……”

那个老陈也不表示认得，也不表示不认得，只瞧了他一眼。随后就一拐一拐地走了进去。